

一個天才的通信

沈從文著

上海大光書局印行

一個天才的通信

沈從文著

上海大光書局印行

中華民國廿五年六月三版

原價 國幣三角五分

特價 國幣一角

翻譯著 沈從文

出版者 大光書局

發行者 陳荇蓀

印刷者 大光書局印刷所

上海精嶺路六十四號

大光書局總發行所

電話九三四五七號

版權所有不准翻印

編 者 序

從今天起，這書上的“天才”死去了。

這一本書上面的文字，原是一場胡塗，沒有秩序段落也沒有結構故事，譬如畫，既不是線也不是色，却只是一些點，一些點兒當然不會成為佳作，也不消說了。然而死者似乎這樣想過：在認識這死的“天才”的人讀來，是可以從一種胡言謔語中找出一些東西的。因為這上面沒有別的好處，却不缺少一個害熱病的死前一月來近于瘋狂的人心的陳

列。世界上總還有好奇而又胆大的人，看一本書并不就想在這一本書上得一批有用知識與趣味滋補，這樣人，可以配說是作者本書的獻納人。

死者是終于照到他自己預定那辦法，用碎鏡的鋒刃把腕脈一斷，流了一床的血死去了，這消息并在此作一報告。

六月末日

一個天才的通信

原书空白页

先生，我答應你的事我必定做到。我想起我自己說過這話，所以此時坐到桌邊了。我應當這樣坐三點鐘或者再久一點，這事情必定可以辦完。我心裏是很不自在，而且坐到這裏也顯出非常狼狽。這是早上，時間應當是八點，或者七點多，如今天氣不同，當真太容易天亮了。我看到日頭白白的照

到對窗的紅牆上，看到蚊虫飛，聽到麻雀叫，雞叫，東的喇叭叫。這時東在街上跑，大概是送學生上學了。我又想起綁票的事，據說這時也有綁票匪坐車到處跑的。今天天氣必定是很熱，我坐到這裡雖然有風，到下午一定是大家全得出汗的。我說“大家”你們或者還不明白吧，我是說我同我媽，妹，哥哥，四個人的事。四個人都得流汗，昨天就是這樣過了。到六月可不知還應當如何吃虧。這有什麼辦法呢，天氣熱，房子小，雖然承你們好意告給我社裏可以讓我作一個通信員，隨便寫什麼，只要不批評政府，都得爲我設法把兩塊錢一千字算數。而且不把空處除掉，不把標點除掉，一總算錢。我無時無刻不覺得你們對我的好意，家中人談到這個事時是同樣並不慳吝過從心上發出的感謝的。可是這有什麼辦法呢？作與你們一個月登載我三萬字，許可我從支單上掙六十塊錢，但我有什麼方法可以搬一個家或者把生活整理一下呢。我們是四個人

呀。并且是四個都有病的人。這個人咳完了那一個人又咳。夜裏是彷彿警備什麼總有一個人失眠的。今天那作哥哥的買菜不成，因為眼睛發腫，睡倒了。做母親的倒在床上看書。但我不必回頭也知道這個上年紀了的好人是在打算別的事情的。我從十天前起每早上晚上總得流一次鼻血。這血你是知道的，我在許多事上都提及，是長病，太衰弱了時，太窮了時，有這些糾纏到身上心上，血就很有理由的流了。如今自己不是無理由流血的。我的媽，見到這個事情了。要瞞也瞞不去。她因為這樣也就很有理由來憂愁了。我儘這上年紀的人憂愁，也不說話，也不找話去安慰那可憐的心。我知道我的行為是無用處的。她看透了人事，一個有過五十多歲的人，三十年來把人生的災難疊接到手上過，她並不是可以用好話哄哄的小孩子了！就是小孩子，我那個妹，我告她，二哥的病并不要緊，過一陳什麼書店想起了二哥，為寄一點錢來，二哥的病

馬上就好了。她也不會相信！我看到許多回數這小孩子就無理由的哭。她只借故說心中不爽快。小孩子，哭是應當的。不過一個十六七歲的姑娘，沒有委屈，憑空哭，常常用流眼淚過日子，是爲什麼事？她看到上年紀的咳嗽，看到一面還把棉花塞到鼻孔裏一面就在寫文章的哥哥，走到另一個房間去，又見到一個輪到床上的大哥，她不哭哭怎麼能把日子混過。若是我能夠哭我也將成天學這個人了。我沒有眼淚，也沒有哭的需要。我是在這裏硬起脊梁生活的一個人，一切要我，許多事非我對付不行，要想哭，也像把這空暇失去了。我並不覺得我這一家情形可憐可哀，有時倒只感到好笑。天氣這樣熱了，不客氣的逼着我們一家了，我自己是到了夜裏把汗衣同襪子洗好，晒乾以前無法出門的情形。咳嗽呀，流血呀，哭着嚷不爽快呀，一家還是活下來。另一面還有朋友們來問我借一點小款，雖然互相苦着臉搖頭分手，心中抱歉萬分，

說不定這朋友還生着不必生的氣走去。我想到的
是我將用什麼方法來使我這血莫再流下去。單是
莫讓這血給家中人見到，也就很好了。我是無權
利在自己的病上增加家中其餘幾個人苦惱的。我
願意別的方面更損失一點東西，只要這血不再從
鼻孔中淌出。神前是可用賄賂請求的，我願意許
愿，這愿心無論如何我總得設法了銷。我并不在任
何時逃避了災難，可是爲其餘的人着想，雖然我應
當接受窮，却想推辭這病了。到沒有辦法的情形下
了，或者我真只有逃去一個辦法。我不先來想像
我走去以後這一家人的紛亂，仍然不能把這逃走
勇氣提起。自殺也不行。我是還應當把命運扔給我
的一切，緊緊掣在手上，過着未來許多日子的。
我還應當看許多世界上的事情。我還應當把流血
與類乎流血的事苦惱到家中幾個人，同時也望到
家中人的病廢情形度一些歲月。

有時，得到什麼地方來信；或送一點錢來，

家中人全有了生氣，我也有向家中人扯謊的方便了，就說，“過一陳，總有書舖來問稿子的事罷。”“過一陳，我們也總能夠得到一點錢做路費回到鄉下去住罷。”日子過去了。都做不到。小至如每一月對付得上海的房租火食過去，也像是做不到。雖然說你們社裏就答應了我三萬字的通信，只要有文章，通融一點，不加挑選的把六十塊錢的支單附還，可是這三萬字我如何能夠寫完？把我的鼻血滴到這紙上，一滴血是不能使你們承認的一個字的。血一流去，我的力，我的其他全完了。雖然你們那麼慷慨的說過不拘寫什麼全行，但我若是成天寫流鼻血，咳嗽，眼睛痛，流汗，麻雀叫，你們看來是要慷慨也不行的。讀你們雜誌的人有多數是盼望大名人來一點小巧諷刺文章，開開心，有少數是願意我寫一點“雨後”之類小說。你們不希望知道我的生活的一切，他們更不希望知道這個。凡是花錢買雜誌的人一概是不能把錢花到無聊文章

上面的，我寫這些的影響是使許多有德道的生活健康思想清楚的年青人生氣。他們是有理由對我所寫的文章生氣而對編者加以一種責難的，因為他們似乎覺得若果人的生活是如此，這平凡病痛的自曝是不可容忍的醜事。我說到我自己彷彿就侮辱了他們，說到自己的情形彷彿更侮辱了社會全體，與整個藝術。就是這樣通信，裏面沒有革命故事，沒有戀愛故事，甚至于連供人摹仿抄襲的假天才議論也沒有，我明白，這無論如何是將增加一些對藝術過于熱心了的人憤怒的。在另一時我把文學同生活放在一塊，就有人因正義與尊嚴，在言談上指摘過我的文章，雖然這些人是吃點心過日子的人，所有的議論不是胡說八道也總不缺少廣東茶點氣味，一個有眼睛的人決不至于上當相信，不說也可以了。（總之他們是天才，我是從不曾想到與天才為難的事過，我對於他們也沒有那些感想，沒有牢騷。）我沒有對你們說謊的必需，這時

我實在也不會想到其他人的議論的。我知道有些人吃過東西不說話是不行的，我如今是又近于爲他們找說話機會了。我一面這樣寫下我自己的目下情形，一面是并不忘記你們所允許我兩塊錢一千字那個大數目的。這時使我這可笑的一家人獲救，只是二十來塊錢的事。我如今是不能在這時來特別看重我這身體的，當然將在今天胡胡塗塗寫一萬字。失去了你們掣這通信爲雜誌向外宣傳的機會，我只好先在此告罪了。不過假使刪去一些不順眼的地方，可以使你們方便一點，你們就這樣做好了，不必你們怎樣解釋，我也不至于說話的。在我能改業以前，我正計算如何就能同你們把這生意做成很愉快的方法，雖說一切儘我，實在我還是一切儘你們。你不要，退回來，我也無辦法。縱退下次也還得把文章寄給你們編輯先生過目，五年來的經驗我已把一個作者的義務全學到了。在另一地方我還應當由人把題目寫出，再來如題奮筆

這就是另一些人笑我的原因了。這笑是合理的。我自己也有時爲這個好笑。我總想找出一個機會告給那些讀過我小說而感到歡喜的人，明白我是在什麼一種情形下把小說寫成。倘若說我有權利使他們歡喜，自然我也有權利使這些人明白書店方面，對我“客氣”到了什麼地步。我感謝你們，由你們趣味命題，寫成了快要到二十本小說，而這些小說居然有人愛讀。我自然不去想假若純粹由我自己意見去創作給人的又是些什麼，我是不敢作這遐想的。在過去，凡是我自己的成分稍多一點的，你們就不要，試問，不要，我還有勇氣寫下去嗎？我勇氣縱不缺少，我不能讓我家中人餓死，我自己又不能作別的事找錢，竟早像是爲你們看得分明白了。——我不寫下去了，我得小心防止我鼻孔的血流到這紙上。

你們的編者讀者，或者就有人可以把我這前面一句話當成笑話。因爲這近于滑稽。這真是滑

稽。一面流血，一面我仍然還得伏到這桌邊寫下去。我沒有想到我應當寫什麼，你們又并不如其他雜誌的編者那麼命出題目，倒使我爲難。我似乎只有寫我這時節的感想。我爲了這滑稽的生活的延長，莫名其妙的過了六年，其他完全不曾學到，倒把對於你們應當要好的客氣學到了。你們向我稱贊說“很有天才，”我不能不客客氣氣疑心這話是完全在寫廣告的話。你們說我是“作家，”依我看，這名義上的利益倒是在你們的雜誌。一個像樣的刊物自然是要大作家或天才的，所以你們就隨隨便便把我也放在裏面了。天才顯然于我沒有用處，其他名分也不能使我超凡入聖。我要的是你們答應我那個數目，莫脫空，所以我這時在這通訊上面，是扮着所謂小丑却不紅臉的。雖然“精彩堂皇”是每一個讀者所等待的東西，不過若公開的把一個小丑裝扮到台上時，總仍然有那種無聊人鼓掌，從我這通訊上得到另外一樣趣味。大約你們也就想到這